

时间都去哪儿了

严国庆

风平浪静的生活里，有些群体不一定为人所熟知。他们安于自己那方天地，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比如，野外地质队员。

我是在浙皖赣交界的开化见到他们的。一处民房门前，写着“开化县土谷村地质文化村项目部”，边上可见策划平面图。上了山，满眼景观，似千层饼，或似花式面点。形态上，远观，山峦如大海般奔腾；近看，或如龙盘虎踞，或酷似礁石、浪涛汹涌……自然之奇引人想它们的“像什么”。地质队员则轻松自然地把岩石名称、年代说清楚了。他们在黄毛杆和杂草覆盖的山体上，发现18处地质遗迹点，布于山谷峰峦；结论：此处云岩石的地质演化史，六亿年！

我们听来“轻松自然”的结论，在地质队员脚下，迈过的是三年多的未知与艰险。

未知的另一面，是他们把时间给了希望与坚持。当海拔200多米的土谷定为地勘系统帮扶村之后，这儿出了名但仍很寂寞的百年、千年柿树渐渐红火起来——“地质文化村”呼之欲出的消息，仿佛挂满枝头。项目主管金丽谈起个中滋味，感慨于上级地质局主事者的“野外情结”：坐几小时车，一进村就往山上跑，看到震撼的地质地貌，会站在那儿寻思、赋名，她边听边记在本子上……开山化石，土开石化。当地景观有了审美之亮色，他们想的不是庆功，而是找些人过去，一起想象、玩味、创造。我便有了此行。旷旷山野，有我的青春。算来，与“地勘”告别已近三十年，而今再见这个群体，仍有许多话想说、很多事想问……

我记下一个数字：村子的前山海拔453米。这，是不是意味着帮扶的难度和高度？项目部都是年轻技术员。有位叫肖华的小伙一进村，就多了个“驻村干部”的身份，周一记“土谷地质志”录下他的青春万岁。一次野外作业失足，留给他永远的伤残之痛，从此怕爬楼梯，大山变得遥远，但他没有离开。后来接任的青年地质员，老家广西，新家安在开化县城，虽已为人夫为人父，平日等他人睡的那张床却在项目部吃住的民房里……我随同姓技术员在房子里转，看村嫂正给野外归来的他们洗菜做饭。几大碗“山珍”冒着热气，我们一起喝酒取暖。

第二天，我在广西小伙的微信里看到图片，说“土谷村夜色撩人，酒不醉人人自醉”。画面很安详，就如小伙的姓氏——宁。我记着这儿的夜色宁静，而要我说撩人的，是短短几日遇见的纯粹。

上好的“石”，不就好在纯粹？纯粹，也许就是地勘和地勘人的质地吧。从山野带回的资料里，我体味他们为土谷人编织的梦：地质风貌奇观，大片富硒土地，宋时人文地理资源，这方土地种植业愿景……他们不止于找矿，还为山村找光；灯下形成的规划里，“共富”闪动于笔端。“云岩谷”“红柿林”“冬桃园”都在路上，村子集体和居民收入新增的数目，特别让人欣喜——他们帮着扶着，还努力想让村民们追求富着。多么纯粹的梦！从时间上说，赞美老一辈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地质之光》已远，我却能感觉到今日延续的地质之光，依然亮得纯粹。

这里远繁华，近繁星。等有点繁华起来的味道了，他们就会去别的地方。那天听不善言辞的肖华说夜晩怎么过，他的意思是，人住下了，心也住下了。

他们的时间，都在这儿了！

写下这些之时，闻远方四位地质调查人员失联遇难之不幸，他们的时间从此凝固于云南哀牢山，哀哉！同行的人们以及后来者还会前行。驻扎土谷村的地质队员向着前山的背影，已是我记忆的相片。只希望，地质队员的艰辛能为外界知，得到应有的致敬。新年已近，我要向着艰险前行的人们寄上祝愿：每次归来，都是平安的开始！

新四军戏剧家白文早年间是跑龙套出身的小演员，在其晚年的自传《娘娘和我》中，以一篇长文《话论黄宗江、石挥还有我》代

为自序，其中谈及石挥与黄宗江这两位堪称一时瑜亮的表演大师在艺术上的差异时，有过一番精彩议论。他说：“两人的修养不同，气质也不同。论台上技巧，石挥点子极多且奇巧，比如叼着个烟斗冷笑，一阵咧咧嘴吐气等等，经佐临一指点，便满台生色。到底他是逛天桥、听蹭戏的，三教九流，无不细心观察。”而“宗江是一本正经的创造人物。他虽也逛天桥、听京戏，……起码听的是‘吉祥’‘长安’‘广和楼’；他虽然也上茶馆，喝豆汁、吃爆肚，但他毕竟是个洋学生，生活底子不如石挥厚实。他创造的况西堂、帮闲的等等，必定是他亲眼见过的”。说起来，白文毕竟与两位都是熟朋友，才能如此直言不讳。简而言之，石挥是“野路子”，演戏时跟着感觉走，有时难免用力过猛；黄宗江则理论功底深厚，却经验不足。接下来，白文笔锋一转，开始难掩揶揄之色：“他缺少点文化，格调也不够高。虽然他最恨别人说他这点，硬靠翻字典译完了一本什么英国表演艺术家的书，让人不得不佩服他那刚毅劲儿。”

翻看1982年版《石挥谈艺录》，那译本不难找到，是书中第四辑里《一个演员的手册》，原著者是美国人塞缪尔·塞尔登。译者序中说，此书在欧美颇有令名，行销甚广。“蒙黄佐临先生相赠，捧读已将一载”，“今以拙笨之笔，将全书除练习一至五节外，全文硬译出”。可见并非全译本。

这部译著最初在1944年《杂志》12卷第4、5、6期，第13卷第1、2、3、4期连载，相当于从这一年的一月新年号起，足足登

了七个月，可谓成就斐然。然而刊后，竟在《六艺》杂志1945年第3期，被人大肆攻讦。批评文章唤作《荒岛英雄谱》，文前题解，作者即开宗明义，指出荒岛即副坛，早已荒凉满目，水源枯竭；而能在荒岛存活的英雄当然是超人。这摆明了是在自嘲。

正文中，作者发现了哪些错误呢？先是对四月号中“头的内里”感到疑惑：“头的内里怎么样表情法子倒实在想不出来”，但由于没读过原作，“只好暂时存案待查”。继而在第十七节中发现石挥译萧伯纳的“you never can tell”，译成“你永远不能说”。这句本是成语，大约是“你怎么能知道”的意思。作者就此怀疑“凡是译文下注有原文的地方总要留心一下”，于是从二月号第四节中，看到他“表现”与“传达”的译文颠倒。又说即便是手民之误，但同期第十节中有一段：“就像郝维鲍尔(Hugh Walpole)有一次提出来说‘喜剧对于一个人是使他想到，悲剧对于一个人是使他感觉到’。”简直错成了大笑话。第一，说那句话的不是近代小说家 Hugh Walpole，而是十八世纪文学家 Horace Walpole，“正好像石灰与石挥是两件事一样”。原文其实非常出名，“在普通 Familiar Quotations 也能找得到：The world to those who think is a comedy; to those who feel is a tragedy.”大意是：“这个世界在理智强的人看来是喜剧；在感情强的人看来是悲剧”。作者解释说，之所以不用“思想”和“感觉”，是因为这两个字的对比不够强烈。不过无论如何，意思与石挥所译正相反。

在接连指出石挥的诸多讹论的同时，作者也不忘议论，于叙议中尽显语言锋芒。例如：“一个演员不懂英文，只要他好好的演戏，并不会影响到他的地位。不懂英文而装懂，反而会令人齿冷。”又如：“石挥为什么要‘死乞白赖’的发表文章，翻译，大概由于自我表现的

欲望太强。”结论是：“历史上草莽英雄出身而得天下的不是没有。当然他们都具有合适的条件：权术、手段、阴谋、才能、运气和机缘，会识人，会用人。可是做话剧皇帝比做‘真命天子’还要难，因为除了那些品质之外，话剧皇帝还应该要有高深的修养，宽广的胸怀，和高贵的品格。是的，高贵的品格，这比什么都重要。”这就与当下全社会呼吁演员应德艺双馨是差不多的意思了。

下个月的6月27日，《光化日报》有人披露称，那文章的作者笔名庞观清，原是“书香世家，故对戏剧理论很有造诣”，此文写成后，送至《杂志》社，编者吴江枫生怕多事，得罪石挥，遂“留中不发”，等到《演员手册》刊完，时过境迁，才归还此文。好在《文艺》销路不广，圈内人注意不多，否则又会徒增一场热闹的笔墨官司吧。

至于庞观清究竟是谁呢？原来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 Stephen Soong，宋淇。

“听蟹”是我们苏北老家一种有趣又有几分神秘的捕蟹方法。每年到了“西风起芦花飞”季节，螃蟹只只长得肥壮个大，蟹脚都硬扎扎的，“菊花黄蟹脚痒”，到了夜里，蟹会悄悄爬上岸来，躲在河畔岸边草丛里，滋滋滋滋吐着泡沫。我们趁这个时候，循着滋滋声，上前逮个正着。

我从小喜欢“听蟹”，在小伴里是有名气的。退休后，我还是忘不了，几乎每年都要回乡到侄儿家小住几天，过把听蟹瘾。近几年来，家乡治污越来越好，大河小沟河水清清，鱼虾蹦跳，芦苇荡里，螃蟹在塘里穿梭爬行，有时洗菜，还会钻进你的菜篮子里来。所以，每年一到西风起，我就回老家去。

侄儿从小在乡下，捕鱼捉蟹样样精。眼下大水缸里早放了半缸泥，白天到镇上打工，晚上就去听蟹，听来的蟹，养在这缸里。缸里蟹多了，除了送亲戚朋友，就上市场卖。这笔收入可真不少呢。

晚饭后，侄儿让我背上鱼篓，就出发了。月亮刚刚爬上树梢，天上稀疏的星星闪闪烁烁，我们脚步走得很轻，身边只有微风吹过芦苇的沙沙声，以及河里偶尔鱼虾跃出水面的一丁点声响。拐了几个弯，我们走进了村北芦苇荡的小径，侄儿拉拉我衣角，咬咬耳朵：“这里是螃蟹最多的地方！”要我脚步再放轻点。话音刚落，他伸手挡住我，叫我不要动，这时

随着一股风，飘过来一阵滋滋滋滋的声音。这是螃蟹吐泡的声音呀，我紧张得心怦怦乱跳。声音轻得如游丝，忽隐忽

现，方位也飘忽不定，我前倾着身子，正想听听真切，只见侄儿突然亮起手电，一个箭步，就在芦苇丛边上，扑住了螃蟹。这只蟹很大，在侄儿手里两只大螯舞动着，但还没来得及挣扎，就已经进了鱼篓子。

我们兜了一圈，侄儿又抓到两只。我的心早已痒痒的，也想试试身手。

到了一个路口，就提出两个人分头听吧。月亮升高了，还有一片厚厚的云，大地暗了下来，更适合听蟹了。我轻轻迈着步，走到芦苇荡的转角处，耳朵里飘进一阵滋滋声，我立即收住脚步，搜寻发出声音的地方。定神屏气，仔细听了一阵，哈，终于听清了，滋滋声从水沟处传来的。我蹑手蹑脚靠上去，亮起手电，一只大蟹正吐着泡沫。我扑上去，这家伙却使了个伎俩，我抓住它一条腿，它“英雄断臂”，丢下了脚就连滚带爬溜进荡沟里去了。到手的蟹逃掉了，我懊恼了一夜。

第二天夜晚，我俩又出发了。出门前，侄儿嘴里呼噜一声，一只小狗蹿了出来，说让我带着作伴。想不到这只全身乌黑的小狗竟帮了我的大忙。我因为年纪大，耳朵有点背，蟹吐泡沫的滋滋声，一不小心就会从耳畔溜掉。小东西十分精灵，走在我的前面，一听到声音就会停下脚步，等我前去。就这样，我一连抓到了好几只。后来我也不用细心听，跟着小黑走就是了，只要它停下，肯定就有蟹。我也吸取昨晚的教训，左手手电一亮，右手就迅捷扑去，十拿九稳，只只进了鱼篓子。回到家与侄儿一对，嘿，不比他少！

武康路435号原是汽车间，后改装为住屋，住的大都是底层老百姓。因前面被武康大楼挡住，房屋冬冷夏热，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窟。我们家七口人：奶奶、爸妈、姐、哥、我、弟挤在这武康路435号2楼14室一间21平方米的小屋内。逢夏天，我们可以到屋外武康路上街沿乘风凉或搭个竹榻睡在那里，到下半夜气温下来后才回家睡；奶奶小脚上下不便，不愿意下去乘凉，就呆在屋里以蒲扇抗暑。

奶奶出生于1894年，一口湖北话。她生了7个孩子，活下来就父亲一个，所以父亲小名就叫福生。1936年，爷爷带着爸爸来到上海。两年后，爷爷患病去世，爸爸与奶奶就此相依为命。奶奶患有老慢支，一到冬天，咳嗽不止，有时甚至咳得喘不过气来。妈妈每天要给她冲汤子焐被子。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让着奶奶先吃，奶奶总是悄悄地剩下好吃的，让我们这些小馋鬼吃。那时爸爸在上海泰山耐火材料厂工作，一周回来一次，家里主要靠妈妈照料着。每逢咳嗽喘不过气来，奶奶总要拉住妈妈的手说：“和英啊，我死了，一定要给我睡棺材呀！”有一次，我乡下大舅来看望奶奶，奶奶又对我舅舅说：“忠福呀，我死后要睡棺材，就葬在你们乡下。”大舅当场就答应了。

那些年，每逢冬天，我们姊弟四人都抱团取暖地挤睡在靠门口的一张床上，奶奶则睡在屋中间的一张床上。姐姐是老大，比我们懂事，每逢睡下后，过段时间总要叫叫咳嗽中又停顿不咳的奶奶，每次叫，奶奶总答应一下。记得有一年（姐姐说是1959年冬天最冷的一天），妈妈去上夜班，我们早早睡下。起先，姐姐叫了几次，奶奶都答应了一下，后来快半夜了，姐姐连叫几声奶奶，她没有回音。姐姐急了，赤脚跑到奶奶床边，摇着奶奶身子大声叫，奶奶没有动也没有回音。姐姐哭了，跑到门外去敲15号小皮匠居光豪叔家的门。居叔叔急忙披衣起来，查看后说，你奶奶不行了，赶快打电话叫你爸妈回来。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弟弟跟在姐姐后面也哭了起来。后来才知道，奶奶是一口气没有上来的。那时候，半夜三更哪有电话可以打呀。不知道居叔叔用什么办法，妈妈先回来了，她一边哭着，一边帮奶奶洗身子换衣服。爸爸是天亮赶回来的（那时没有通宵车），一进门就扑在奶奶身上哭了起来。

为了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爸爸联系到乡下的舅舅，买了一口较好的棺材，通过水运，将奶奶的遗体运到江苏乡下。大舅、二舅、三舅用板车将奶奶的灵柩，从50多里的长江码头处拉到老家安葬。奶奶至今已经去世六十多年了，近二十多年来，条件好了，我们每年回去为奶奶祭扫，父母去世后，我们将他们也葬在乡下与奶奶不远地方，让他们在地下继续相伴。谨以此文献给我们姐弟童年时期的武康路老邻居，特别是感谢我们终生难忘的参与料理我奶奶后事的长辈们。

武康路的奶奶

胡昆伟

我喜食山芋。数月前，从菜场买回几个山芋烹饪，剩余一个就搁置在厨房一角。不料，数星期后再回顾时，一个惊喜油然而生。原来，在它的顶端长出了小小的细枝嫩芽，虽然色彩暗紫，却彰显生机，预示着生命在躁动，将会蓬勃繁衍。于是，我把它装入水瓶中养

护，静观其变。一天天，又爆蹿出几条新枝嫩芽，蓬勃生长，叶片儿由紫转绿，由小变大，新枝和嫩叶或互相缠绕，或争着阳光，十分可爱。而在块茎的另一头长出了白白的根须，十分精神。若是农家，则需要选择良种、育苗入土、施肥供水等措施方得丰收。这一切我无需深入学习探究，我仅是一个花草爱好者。我观赏它的生长变化，隔天浇水补充，防止叶片萎软而死。假以时日，原来养护它的水瓶似乎有点寒酸，便物色一个藤编篮子，作为它的新居，美观多了。掐指一算，从它萌出芽苗以来，已有一个

“满月照”

吴树棣

月了。为新生儿拍摄满月照是民间习俗，我也应该为它留个影才是啊！在咔嚓一声中，我着实感到高兴。随着枝茂叶盛，它仿佛窈窕淑女一般披着裙裾，在微风中，在阳光下，时而摇曳，时而静默，你会觉得它带着几分潇洒，也带着几分羞涩。万万没有想到，貌不惊人丑八怪般的山芋如今能像毛丫头姑娘十八变那样，变得朝气蓬勃，华丽婀娜。我把它安置在阳台的花架上，其枝叶或下垂，或舒张，或扭曲，真是风情万种，楚楚动人。从它萌芽至今该有两个月了，能长成如此模样，又一次给了我惊喜，在赏心悦目之际又是咔嚓一声，拍下双满月照。照片既留下倩影，又装饰了客厅，更娱乐了自己，而小小的阳台因为它的来到便更加绿意盎然。

不经意之间得此意外的美景和题材别样的摄影作品，增添了我生活的情趣，乐哉乐哉。

摄影



七夕会

七夕会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